



韩

一



我是谁

形而下学势本论与人的存在之间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U.S.A.
美国南方出版社

我是谁：形而下学势本论与人的存在之间

韩一 著

责任编辑：向 辉

版面设计：侯国强

© 2026 by Yibo Han

Published by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Montgomery, Alabama, U.S.A.
<http://www.dixiewpublish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The only exception is by a reviewer, who may quote short excerpts in a review.

本书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2026 年 8 月 DWPC 第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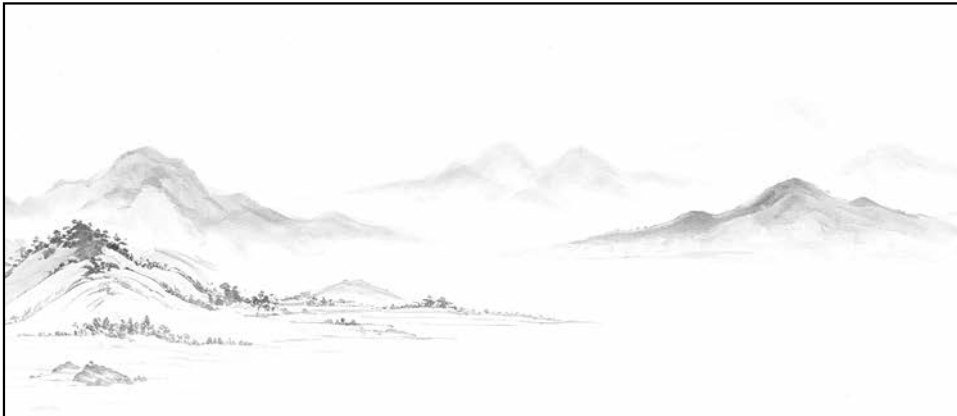
开本：210mm x 148mm

字数：178 千字

Library of Congress Preassigned Control Number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号码：2026948545

国际标准图书号码 ISBN-13：978-1-68372-889-4





南充校区龙井湖

作者简介

韩一，男，1962年8月28日出生，四川南充人，祖籍世阳镇。1984年7月毕业于西南石油学院（现西南石油大学）石油钻井工程专业，先后在长庆油田、中原油田和塔里木油田从事钻井技术和技术管理工作，工程师职称。以后经历过经商的顺利与失败和败诉的无奈。在知天命年龄恰逢人生最迷茫的时候，开始了自学哲学的艰辛之路。

目 录

序	001
第一章 我从哪里来： $-1+ (+1)=0$	003
第一节 阿奎那的“起点”	004
第二节 势的0点	025
第三节 存在论	098
第二章 我是谁： $-1'=+1'$	133
第一节 我是一个自我意识的人	134
第二节 我是一个知识的人	159
第三节 我是一个社会的人	205
第三章 我到哪里去： $-1'+ (+1')=0'$	241
第一节 去自由	242
第二节 去接力	284
第三节 我的0'	299



《我是谁》序

序

《我是谁》从形而下学势本论视角回答了一个悬置在人类文明头顶的古老而又恒常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本书试图针对阿奎那的逻辑“起点”作深化追究，证明本体“在世界之中”，不在世界之外。这就是形而下学的本体论还原，本体论还原的意义在于当代性重构——实体、过程与势本体论的范式超越。这一切都变得简单明了了，巴门尼德的“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是同一的”只是在思维的闭环里打转，混淆了思维逻辑与存在逻辑的边界。柏拉图的“理念”就是抽象思维的“共相”，所谓理念世界就是思维世界，并不存在一个“虚维”的第二世界。通过本体论还原，揭开了西方哲学两千多年以来的神秘面纱，从而奠定了势本体的0点的理论基础，并从存在论视角审视“我从哪里来”。在存在论一节讲了人的本质是决定论的本质先于存在还是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在“我是谁：-1'==+1'”一章的我是一个自我意识的人一节中讲到了心灵哲学静态中立一元论的不足，并论述了自我意识的存在论基础的三个必要条件，从而回答了“AI会成为一个‘我’吗”的现实问题。在我是一个知识的人一节中讲了知识的真实来源，批判了西方哲学天赋观念论的独断论。在我是一个社会的人一节中以“天人合一”为传统锚点从存在论层面论证了社会流动结构主义，并以结构正义统摄西方伦理正义，打破了黑格尔等关于正义的国家局限，从而确立正义是第一价值观的普遍必然性。在“我到哪里去”一章的去自由、去接力

001

我
是
谁

形而下学势本论与人的存在之问

一节分别论证了“我到哪里去”的内涵，最终实现人“向生而生”的0—0'的人生突破。在这个世界上，世界因为有“我”而变得来不一样，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存在的价值：不幸福唤醒了幸福、不自由唤醒了自由、不正义唤醒了正义。

每当我们在内心深处还在追问自己“我是谁”的时候，不妨翻翻《我是谁》这本书，也许会给你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韩一

二〇二六年六月九日，成都

002

第一节

阿奎那的“起点”

在古希腊中部的帕尔纳索斯山南麓的德尔斐，矗立着一座献给阿波罗的古老神庙。在阿波罗神庙的石柱上镌刻着一句穿越了两千六百余年依然振聋发聩的箴言：认识你自己。相传，这是阿波罗神谕的核心，是智慧女神馈赠给人类的第一句话，也是西方哲学真正意义上的起点。短短五个字却像一把利斧，劈开了人类蒙昧的外壳，迫使每一个拥有自我意识的生命停下脚步，回望自身。在它出现之前，人类仰望星空，天上的星星何其多、万物又何以生生不息；在它出现之后，人类第一次真正意识到，最值得追问、最难以理解、也最靠近终极奥秘的对象，不是浩瀚宇宙，而是我们自己。这就好比“背着娃娃找娃娃”。“认识你自己”，不是一句道德劝诫，不是一种心灵鸡汤，更不是一种简单的自我反省。它是一道命令，一个悬置在人类文明头顶的永恒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

这三个问题，构成了人类精神世界最原初、最根本、也最无法回避的三位一体。无论身处何种文明、何种时代、何种阶层，只要一个人开始真正思考，这三问就必然浮现。它不随知识增长而消失，不随科技进步而淡化，反而在现代社会愈发尖锐、愈发紧迫。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去中心化、虚无

第一章

我从哪里来

$$-1+ (+1) =0$$

化、价值多元、选择过载的时代。我们可以轻易获取全球范围内的知识，可以随时与世界另一端的人交流，可以用数据解释自然现象，可以用技术改造物质环境。我们似乎越来越“有知”，却也越来越“迷茫”。我们知道世界运行的规律，却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活；我们掌握了大量生存技能，却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我们拥有越来越丰富的外部生活，内心却越来越空洞、焦虑、漂泊无依。我们每天都在和“我”相处，却几乎从未认真地“认识”过这个我。我们习惯于用标签定义自己：学生、职员、父母、子女、成功者、失败者、善良的人、努力的人、败诉的人等等，我们把社会角色、职业身份、他人评价、物质成就堆砌起来，当作自我的全部。可一旦剥去这些外在附加物，那个最本真、最核心、最不可替代的“我”，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这些身份标签都不是自己想要的？反而想回到小时候夏天在稻田里摸鱼的纯真快乐？在当下，对于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AI会成为一个“我”吗？当我们深夜独处，卸下所有伪装与面具，面对内心最真实的情绪与欲望时，我们常常会感到惊讶和陌生，原来自己从来不是那个自以为是的自己。我们会突然问自己：我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我为什么会陷入这样的情绪？我真正渴望的究竟是什么？我这一生，究竟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却人人必须面对。哲学，本质上就是对这些问题的持续的刨根到底的回应。

从古希腊开始，“认识你自己”就不再仅仅是一句神谕，而成为哲学的内在使命。苏格拉底把它作为自己全部思考的出发点与归宿。他放弃对自然哲学的追问，不再执着于水、气、

第一章

我从哪里来： $\frac{1}{+}+(\pm)=0$

005

我是谁

形而下学势本论与人的存在之问

006

火、土何为世界本原，而是将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聚焦于人的灵魂、德性与自我认知。他说：“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而审视人生的第一步，就是审视自我。苏格拉底的一生，都在践行“认识你自己”。他在雅典的广场上与人对话，不断追问“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勇敢”“什么是虔诚”，通过不断诘问、不断反思、不断破除偏见，让人意识到自己的无知，从而走向真正的智慧。在他看来，人最大的无知，不是对世界的无知，而是对自我的无知。一个连自己都不认识的人，不可能拥有真正的德性，也不可能拥有安稳的灵魂。同为轴心时代的中国，老子早于苏格拉底在《道德经》中提出了“知不知，上；不知知，病。”的自我认知思想。柏拉图继承了老师的道路，并将“认识你自己”引向理念世界。在他的理解中，自我的本质是灵魂，而灵魂曾经居住在完美的理念世界，只是堕入肉体之后被蒙蔽。认识自己，就是回忆起灵魂原本的纯粹与高贵，挣脱肉体的束缚，回归永恒不变的理念。这一路径，将自我认知引向超验、引向永恒、引向一个高于现实世界的精神秩序。亚里士多德则更加务实。他将“认识你自己”转化为对“人”的定义：“人是理性的动物。”在他看来，认识自我，就是认识人所独有的理性功能，通过理性支配欲望、实现德性，最终达到“幸福”这一最高目的。自我的本质被固定在“理性”这一稳定不变的结构中，成为一种可以被定义、被分析、被规范的观念实体。自此之后，西方哲学沿着这条道路不断延伸，形成了一条漫长而庞大的形而上学传统。

中世纪哲学将自我与灵魂、上帝联系在一起，认识自己就是认识自己的罪性与神性，认识自己在神创秩序中的位置。近

代哲学以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为标志，将“我思”确立为自我确定性的根基，认为只有怀疑本身是不可怀疑的，因此作为怀疑的载体思维（我思）就是自我的本质。康德进一步划定理性的边界，区分现象与物自体，将自我分为经验自我与先验自我，让人认识到自身认知的有限性。黑格尔则将自我放入历史辩证法之中，认为自我是绝对精神展开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认识自己就是认识绝对精神的运动。

现代哲学更是流派纷呈。存在主义说“存在先于本质”，人首先存在，然后通过选择定义自己，从而否定古代哲学的本质先于存在；分析哲学试图澄清语言，认为许多自我问题只是语言的误用或偏重逻辑和形式却忘记了事实本身；现象学回到意识本身，通过悬置判断呈现纯粹自我的被给予性却仍然留有现象与本体的缝隙；后现代哲学则干脆宣告主体死亡，认为自我只是权力、话语与意识形态建构的产物。

数千年来，无数最为智慧的头脑围绕“认识你自己”展开思考，留下了浩如烟海的著作与理论。我们似乎拥有了越来越多解释自我的工具，却依然没有真正解决最初的问题。我们依然在问这三个问题。为什么一个历经数千年探索的问题，至今依然悬而未决？原因并不复杂。传统哲学对自我的探究，大多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前提之上：自我是一个固定、稳定、同一的实体。从柏拉图的理念，到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到笛卡尔的我思，到康德的先验统觉，再到黑格尔的主体，西方哲学始终要找一个不动的磨盘，于是预设了一个不变的“自我”作为基础。这个自我遵循严格的同一律： $A=A$ 。它必须始终等

第一章

我从哪里来： $-1+(-1)=0$

007

我是谁

形而下学势本论与人的存在之间

008

于它自身，不能变化，不能矛盾，不能分裂，否则就失去存在的确定性。为了守住这种确定性，哲学不得不将自我推向超验世界、推向理性结构、推向灵魂不朽、推向绝对精神。它必须把真实生命中流动、变化、矛盾、破碎的一面排除出去，才能维持一个干净、稳定、逻辑自洽的自我概念。但灰糟掉豆腐从来就没有一个纯粹的自我。可真实的生命恰恰不是这样。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不是 $A=A$ ，而是差异同一 $A=A'$ 。今天的我与昨天的我不同，此刻的我与前一刻的我不同，“我永远不是原来的我但的确还是我”。我们内心充满矛盾：理智与欲望冲突，责任与本能冲突，理想与现实冲突，自由与义务冲突。我们既坚强又脆弱，既善良又自私，既坚定又摇摆，既清醒又迷茫。我们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而是一股持续流动、不断生成、内在差异却又保持自身的生命之流（ $A=A'$ ）。传统哲学为了逻辑的严谨，牺牲了生命的真实。它用静止的框架捕捉流动的存在，用僵死的公式定义鲜活的生命，用超验的秩序掩盖内在的生成。结果就是，自我越来越清晰，生命越来越遥远；理论自身越来越完备，体验自身越来越疏离，斯宾诺莎干脆把自我变成一个僵死的“几何”结构。我们在哲学体系中找到了“自我”，却在现实生活中失去了自己。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整篇不就是围绕 $A=A'$ 在述说吗？“认识你自己”之所以成为千年难题，不是因为问题本身太难，而是因为我们一直站错了位置，一直以不变观念代替流动的自我。我们一直在虚构的外在世界寻找自我，在超验秩序中安放自我，在固定结构中定义自我，却从未回到生命本身，从未正视存在最原初的状态：它不是静止的，而是运动的；不是封闭的，而是生成的；不是僵死同一的，而是变中守恒、差异同一的；不是在世界之